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五

列傳二十八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也舉進士知崇陽縣又知淺儀縣稍遷太常博士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入覲除虞部郎中授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封駁司張永爲并州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　詔按其罪詠封還　詔書且言　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陵上自此始　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卒脅訴軍校者詠復引前事爲言　太宗乃改容勞之出成都府時李順亂後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　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曰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後廣武卒劉旴謀作亂掠懷安破漢州及永康軍蜀州招安使上官正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

盛供帳餞之酒酣舉爵謂將校曰爾曹受國厚恩此行當直氏寇
壘平蕩醜類若曠日持久此地即爾所死矣正惧由是遂取勝
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郡縣譊譊至暮路無行
人既而得倡爲訛言者戮之于市即日怗然詠曰妖訛之興沴
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
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
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延奬加
禮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於是蜀之學者知勸文風日
振詠在蜀采訪民間事悉得其實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
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事無不審矣入拜給事中爲御
史中丞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遇歲歉民私鬻鹽者輒寬之使
獲安濟有與其妹婿訟家財者壻言婦翁疾篤子纔三歲

遺書明言異日資產以什之三付子餘七與壻詠曰汝婦翁智
人也以子幼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命以七給其子餘
三給壻時皆服其明決知永興軍　真宗以詠在蜀治行優異
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　直真宗遣使傳諭曰得卿治蜀朕
無西顧憂歸　朝求知潁州　真宗乃命知昇州州率火災
詠知廉民之不逞者爲之懲以峻刑其患遂息轉工部尚書進
禮部詠自金陵造朝以腦瘍未見詠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
言近年虛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
丁謂王欽若啓　上侈心之所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
章三上出知陳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
中第致位光顯散遣親密四方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詠守陳
一日霖來謁閽吏走白詠詠責吏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

而友汝何人敢姓名乎霖笑曰别子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傳霖者乎詠且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而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十贈右僕射謚曰忠定詠剛方尚氣嘗有士人游宦遠郡不能制其僕詠假以出郊斷其首而還又有小吏忤詠械其頸吏恚曰吏罪不至斬詠怒其悖即斬之少學擊劒好爲大言喜事奇節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邪則爲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詠亦急不喜人拜有拜之者則速拜不已或倨坐忿罵嘗自號乖崖公以爲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云

馬亮字叔明其先茂陵人也自其祖韜徙居廬州遂爲合淝人舉進士除外官亮有治劇才　太宗初置提點刑獄官亮領福建治獄察寃多所全活就除知福州蘇易簡薦其才召還同提點三司久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民多持吏短長嘗殺人會赦得原益横甚亮發其姦而誅之郡中肅然改殿中侍御史真宗即位亮言　陛下初即政軍賜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督之又州郡逋負至多赦書雖爲蠲除而有司趣責如故非所以分布恩澤也　國朝故事以親王尹開封地勢尊重疑隙易生非保親全愛之道契丹仍歲内寇河朔肅然請修好以息邊民凡四事後皆施用之咸平初命往京西河東二道放積欠奏除者數百萬使還拜三司磨勘司王均反以爲西川轉運使賊平主將誅戮不已亮救免者千數及械送詿誤者僅九十人至京師知樞密院周瑩欲盡誅之亮言脅從者衆此特百之一

二若不貸之恐益危懼貽　朝廷憂從之加直史館復還部奏除廢井塩逋二百餘萬代還知潭州久之入爲御史中丞請父祖未葬者不許析居以厚風教明年以兵部侍郎知廬州徙江寧府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右僕射謚忠肅

薛暎字景陽唐中書令元超八世孫也後徙居于蜀父允中仕孟氏爲給事中還　朝爲都官郎中暎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綿州稍遷殿中丞爲監察御史　開封縣　太宗召對顧謂左右曰薛暎賢士也除江南轉運使遷直史館爲京東河東轉運使請郡知相州　真宗即位以吏部員外郎復爲京東轉運使遷禮部郎中知制誥景德初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暎臨政敏銳庭無留事居五年入知通進銀臺司　真宗東封爲東京留守判官遷給事中出知河南府以樞密直學士知昇州徙揚州進刑部侍郎建言昇州官有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真宗覽奏矍然曰有是哉此豈　朝廷所知耶悉蠲之天禧初知并州入判集賢院改尚書右丞知永興軍拜工部尚書御史中丞加禮部尚書又遷刑部爲集賢院學士知曹州頃之分司南京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謚曰文恭暎好學該博典藩府其治嚴明吏不能欺每五鼓冠帶黎明據案決事寒暑無一日異云

凌策字子奇宣州人也世給事州縣策幼孤獨勵志好學舉進士起家爲廣安軍判官換西川節度推官又僉書兩使判官代還通判定州李順之亂　朝廷擇官于川峽策自陳嘗三涖蜀矣雖遠不敢憚乃命知蜀州徙緜州又知楊州王旦言策涖事強濟乃以爲江南轉運使召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初策登第夢人以六印加劒遺之其後官劒外者凡六人以

爲異策處事精審所至有治迹入知通進銀臺司 真宗嘗言策有才用治蜀敏而有斷拜給事中御史中丞以疾罷爲工部侍郎卒年六十二

李及字幼幾鄭州人也舉進士冠準薦其才擢知興化軍通判曹州州有趙諫者素交通權貴而持郡短長縱爲姦利及既受命而諫適至京師求見及拒之乃慢罵而去因誣及嘗訕毀 朝政會有上書發諫事者命轉運使與及察其狀前後所爲以聞下御史鞫之斬于都市及由是知名稍遷至戶部副使出爲淮南轉運使改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之才也及至秦州州之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掣婦人釵金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遂命斬之復觀書如故於是將吏皆驚服遷樞密直學士入判吏部銓出知杭州于時內侍江德元居中用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及待之薄僚佐驚曰江使者兄弟榮枯大臣如反掌耳今公不加禮待之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爲禍乎及曰待之如是足矣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春秋高何不求閒郡以自處而居杭繁劇之地邪僚佐走語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閒郡以自逸庸何傷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重其操守及資性清介治尚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忌杭風俗輕靡未嘗事宴遊一日微雪遽出郊衆謂當命賓朋爲高會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在杭未嘗市物惟置白樂天一集而已徙知應天府遷工部侍郎知鄆州又徙河南召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贈禮部尚書謚曰恭惠

臣稱曰治民之術貴乎剛柔適中而已矣剛則民怨而不服柔

則民肆而難制剛足以制其肆而不起其怨柔足以收其怨而不致於肆者自非因時乘理之君子其何以能之哉以詠之明決亮之開濟暎之果敢策之敏銳及之沉毅施于有政號爲稱職而皆得剛柔之中有益於治求諸漢世其韓延壽尹翁歸之流近之矣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六

列傳二十九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也應九經廷試日召至於外殿講師比二卦又取其羣經發題 太宗嘉其精博擢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召爲國子監丞專講學之任出知儀州代還爲諸王府侍講 真宗即位遷司勳郎中知審刑院改右諫議大夫國子祭酒 真宗始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命昺 詔令與杜鎬孫奭等校定周禮儀注公羊穀梁春秋論語爾雅義疏初置講論之職即於便坐令昺講左氏春秋昺侍 真宗嘗講說孝經禮記者二論語十書十三易二詩左氏各一據傳疏敷引之多及時事爲喻 真宗甚嘉奬之遷工部侍郎兼祭酒四年以疾拜工部尚書知曹州 真宗東封進禮部尚書昺

曉播殖尤悉民事　真宗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昺因進耒耜
歲占三卷皆田父歲月於畎畝間揣占得雨澤豐凶之兆無不
稽驗又言民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曰人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牛瘴
必歲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暵爲甚也　真宗然
之　真宗晚年多召於禁寢從容延對忽一日見昺衰甚即掩
袂泫然曰宮邸舊僚淪謝殆盡惟卿爾昺既病將易簀　真宗
臨問昺拖紳整巾歷叙遭遇　真宗爲之流涕卒年七十九
真宗臨其喪哭之舊制非宗室將相無省疾臨喪者蓋優禮也
贈左僕射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也少好學初應舉將試有鼠銜孝經
疏置榻前鎬怪之取以熟誦果試題出其中遂與選鎬既博學
又有記問兄爲法官有毀其父之畫象爲近親所訟疑不能決
鎬曰僧道毀佛老象此可比也兄從之衆服其審南唐時舉明
經爲集賢校理江南平授千乘簿改國子監丞崇文院檢討將
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問鎬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祭況彗見
如此乎普言于　太祖而罷其禮翌日遷著作佐郎累遷
部員外郎　太宗問西漢賜予多用黃金而近代不能何也
鎬曰當漢時佛事未興故金甚賤　太宗以爲然　真宗即
位有司舉故事上巳金明池習水戰　真宗以　太宗忌月
問鎬鎬據唐憲宗朝奏議禮有忌日無忌月遂從之景德初
置龍圖閣待制首以鎬爲之　真宗幸澶淵凱旋遇　懿
德皇后忌日疑軍中鼓吹馳騎問鎬鎬對曰武王載木主伐紂
前歌後舞可據也王欽若勸　真宗爲祥瑞以鎮服四夷　真
宗疑焉因問鎬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鎬遽對曰此聖人以神

道設教耳　真宗意遂決議者謂祥瑞事啓自欽若而成於鎬云　真宗凡得古器異書必詢之皆能究其本末令人檢閱必其事在某書幾紙幾行未嘗少忘鎬雖春秋高四鼓起誦春秋遲明已數卷日以爲常久之除龍圖閣直學士積官至禮部侍郎卒年七十六子渥孫杞

杞字偉長以鎬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允知建陽縣除無名租萬計閩人有老而生子者父兄以其分貲多不養之杞上書立保伍以相伺察由是稍絶其獘性豪邁遇事敢爲稍遷至度支判官虞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酋豪蒙趕反希範環州人也嘗舉進士應募討安化州蠻因求録用事下宜州知宜州馮伸己言其妄遂送全州編管既而遁歸與其族百餘人謀舉兵殺伸己以叛乃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趕爲帝而自爲神武帝國令公破環州以攻桂管　朝廷授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廣西路轉運安撫使杞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區書宏往説其酋豪杞乘其怠而擊之攻破白崖等砦及其五峒斬首千餘級復環州焚其山林積聚蒙趕等大恐隨香出降獨希范走荔枝洞杞曰蠻依險阻如捕猩猿而吾兵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當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勝然蠻特叛而來矣豈真降者邪若啗以利後必復動乃給牛酒爲大會環州戮之坐中者凡六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枝峒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洞於是御史梅摯言杞殺降　仁宗置而不問徙兩浙路轉運使明年徙河北頃之擢天章閣待制知慶州舊酋孟香率千

餘衆內附夏人以兵索香因劫邊戶掠馬牛有詔責杞還之杞言彼違誓舉兵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香亦不可得既而兵亦解去未幾杞卒博覽強記通陰陽術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卒如其言

晁迥字明遠澶州清豐人也自其父儉始徙家彭門迥少從李于王禹偁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稍遷太常丞　真宗在東宮諭德楊礪稱其學行及　即位宰相呂端李沆又薦之擢右正言直史館呂蒙正舉應賢良方正科以迥方爲諫官乃報罷召試翰林遷右司諫擢知制誥雍王元份留守　京師除右諫議大夫爲判官遷翰林學士同修　國史進承旨時　朝廷方修禮文之事每下　詔多出迥手請解禁林以爲工部尚書集賢院李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遷禮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召燕太清樓　仁宗寵遇甚渥其子宗慤知制誥亦與人以爲榮進太子少傅召對延和殿　仁宗問洪範雨暘之應對曰比年災變仍發此天所以警　陛下頒　陛下修飭王事以當天心庶幾轉亂而爲祥也迥感疾絕人事屏醫藥具冠服而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曰文元迥善吐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以經史傳制精意爲一家之說性樂易純固服道甚篤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　真宗稱迥爲好學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而得代言之體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而術者常以三命語之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所著有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其它著述又數十卷子宗慤

宗慤字世長以父任爲秘書郎獻所爲文章召試舍人院除

校勘累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康定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會　朝廷以金飾胡床及金器賜唃厮羅宗愨言昔仲叔于奚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繁纓諸侯之馬飾聖人以爲不可輕與陪臣乘輿之器可賜外臣乎必欲優其禮加賜金帛可也慶歷二年以疾免除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未幾而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謚曰文莊宗愨性篤厚事父母至孝篤於故舊凡任子恩皆先族人當制甚愜人望有文集四十卷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也幼好學徙居鄆之項城舉九經及第爲莒縣簿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　太宗幸國子監奭講尚書說命　太宗甚悅　真宗即位爲諸王府直講校正九經正義除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未嘗阿附取悅　真宗嘗問以天書奭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　真宗知其忠每容之真宗命向敏中諭奭令陳　朝廷得失奭上納諫恕直輕徭薄斂四事　真宗頗施用其言及將祀汾陰奭上疏曰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行封禪大禮欲優游其事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侵尋于泰山　今陛下既已東封亟議西幸臣竊以爲不可又周禮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於南北郊漢初承秦惟立五畤以祀天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徙汾陰后土于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　陛下乃欲捨北郊而祀汾陰乎唐以河東爲王業所起之地故明皇幸河東因祀后土與　本朝事異也比年以來水旱相繼　陛下宜側身修德以荅天譴豈宜詢姦回遠勞民庶忘社稷之大計而事簫鼓之盤游夫民神之主也是

以先王先誠民而後致力于神令水旱作沴饑饉薦臻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臣觀　陛下必行此禮不過如漢武帝唐明皇刻石頌功而已此虛名也　陛下天縱欽明神資濬哲固當追踪三五豈可效此虛名乎而議者不過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　陛下而爲之臣竊所不取願少賜清閑以畢其說　真宗遣內侍諭以若復有陳具奏奭又上疏曰　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于調發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必興昔黃巢出自凶饑陳勝起于徭戍隋煬帝勤遠略而唐由是開基晉少帝昧邊防而耶律德光以之謀夏令　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罔念民疲不虞邊患涉仍歲荐饑之地修蓮經久廢之祠又安知饑民之中無黃巢之劇賊乎役徒之內無陳勝之大志乎肘腋之下無英雄之窺伺乎寰區之間無夷狄之覬釁乎　陛下方祠后土駐蹕河中若虜猖狂忽及澶淵　陛下將何以待之臣竊見姦臣以先帝寅畏天災　詔停封禪故贊　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也　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　陛下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　陛下繼先帝之志而乃卑詞重幣求和于契丹蹙國縻爵姑息于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己任而　陛下信其諛言輕勞　聖駕是　陛下以　祖宗艱難之業爲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是時羣臣爭言祥瑞奭又上疏曰五載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羲易明文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乃野鵰山鹿並形秦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

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疏入不報會將幸亳州祠　太清宮奭又上疏曰臣觀　陛下多效明皇所爲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觀其禍敗足爲深戒而　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諫豈非姦佞乎方今外議籍籍以　陛下將幸亳州臣願　陛下鑒明皇之禍敗不龍衣危亂之迹豈特天下之幸實亦社稷之福也　真宗爲著解疑論以示羣臣奭以父老求典郡出知密州居二年遷糾察在京刑獄時立　天慶先天降聖節而天下設齋醮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出知河陽及朱能獻乾祐天書奭復上疏曰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斬之後有五利將軍妄自言多方不離坐誅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之雄材　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始以方術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于鄭州至今輿誦爲之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誅誅于邪說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子閣上明日見老子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正經民心用離沒不復振暨祿山兆亂輔國刼遷老子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身危名辱爲千古所笑今朱能所爲頗類王鉷等臣願　陛下遠思漢武之雄材近法　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享萬世無疆之休入爲給事中以父年高乞侍養得知兗州召還爲翰林侍讀學士父喪去官　詔起復兼龍圖閣學士每講論　上前至前世亂君亡國之際志在規諷必反復言之嘗畫無逸圖以進請設便坐　郊從祀不設席不施冪七祠時饗飲福一罇不設三登升歌不雍徹冬至攝祀

昊天上帝外級止千位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
宗廟不備二舞奠皆援古奏正之又以爲六天者名有六其實
一帝冬至請罷祠五帝大雩設五帝而罷祠　昊天上帝事
下有司議不同而止以老請致仕復知兖州拜禮部尚書以太
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侍妾曰無令我死婦子之手卒年
七十二贈左僕射謚曰宣奠性方重事親至篤孝父亡舐其面
以代頮嘗刻五經切于治道者爲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
録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法度子瑜官至天章閣待制

馮元字道宗三世仕嶺南爲日官劉鋹入朝爲保章正元少好
學崔頤正孫奠授以五經大義舉進士爲江陰尉會　詔擇明經
補學官自陳通五經謝泌領銓筦詰之曰古者治一經或至皓首
子能盡通之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泌喜其對因問以疑義隨輒
辨析遂以爲國子監直講　真宗召元講易泰卦元因推君道
至尊臣道至卑而能上下交感所以輔相天地裁成萬物也
真宗悅除直龍圖閣直閣官名蓋始此也　仁宗爲皇太子擢
右諭德及即位遷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判國子監故事國子
監必宿儒典領元與孫奭並命與議大服未幾爲龍圖閣學
士修　三朝正史遂入翰林爲學士護葬　章懿皇后于洪
福院及葬永定陵發壙中有水罷知楊州宰相王曾爲言
元東宮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即召爲翰林學士侍讀遷戶
部侍郎卒年六十三贈戶部尚書謚曰章靖元性簡重非慶弔
未嘗通謁公卿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變服多識古
今臺閣品式之事所學長於易嘗患先儒多失楊雄太
玄之旨獨唐王珪注爲稍近爲釋文一篇欲因王說補正之然

亦不能就也

臣稱曰邢昺杜鎬晁迥孫奭馮元皆淳儒碩德橫經講道發明古訓史　人主問學之益融光顯著宅天下而被四海者皆其輔成之效也鎬對　上一言遂成祥瑞之事然鎬非求悅者也特思之有未至耳奭勁直挺特忠言剴切賢矣哉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六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七

列傳三十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也生之夕其祖文逸夢一羽衣自稱懷玉山人覺而億生有毛被其體其長盈尺踰月始憤母口授以書隨即成誦六歲學吟詩七歲善屬文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　太宗嘆異以爲秘書省正字　制曰汝方在髫齡不煩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絶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從祖徽之知許州億往依焉徽之間與語嘆其學問該博曰興吾門在汝矣淳化中命讀書秘閣遷光祿寺丞　太宗觀華後苑召命賦詩明年苑中曲宴億復以詩獻太宗　有司不時召對曰非貼職不與即以億直集賢院真宗即位拜右正言修　太宗實録凡八十篇而億獨成五十

六卷出知處州召還拜左司諫知制誥咸平中　詔近臣議靈州棄守億上疏曰臣聞漢武帝北築朔方郡平津侯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賈捐之建議棄朱厓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罷衆多之說下詔廢之人頌其德夫靈武之地自繼遷叛命橫行沙漠諸將出師累年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虜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甚平津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今日謂也臣願　陛下如元帝之棄朱厓而棄靈武以息民力以省餽運臣竊見　太祖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上人所統之兵裁五六千而已閫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效命羌夷畏威　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埸無羽書之警臣欲望　陛下選用二三驍騎將付以精兵一二萬人以數縣租稅給其用度令分守邊郡則繼遷可詳日成擒矣景德初同王欽若修冊府元龜大中祥符初爲翰林學士嘗以疾在告　真宗遣使挾太醫療之億表謝　真宗批紙尾賜詩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其顧遇如此億於歷代典章制度尤爲該洽經傳子史百家之學罔不通貫爲文敏贍數千百言不加點竄對客談笑揮毫無滯論治道談世務必稽古驗今究切利病厚風義重名教誘進後學樂道人善賢士大夫翕然宗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太明亦以此取疾於人而人多讒毀之者億嘗草荅契丹書云鄰壤交歡　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棄壤億遽改爲隣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爲不稱職亟求罷　真宗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大年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陳

彭年草制億既頻忤旨而王欽若陳彭年深所讒毀億嘗入
直夜召禁中命坐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稾數篋以示意曰
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令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
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讒言得行矣億有別墅在陽
翟億母往視之會母病億不俟報而行讒者以爲慢　朝
廷億素體羸至是以病聞乃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進秘
書監起知汝州會加　玉皇聖號召爲寶冊參詳儀制副
使天禧二年遷工部侍郎知貢舉坐譴降秘書監母喪
詔起復爲翰林學士億嘗代寇準草奏請　皇太子親
政斥丁謂等姦邪事準既逐億亦憂畏而卒年四十七
景祐元年樞密使王晦叔上其事　仁宗嘉嘆　詔贈禮部
尚書謚曰文有司舉故事非常任二府及事東宮四品無
贈官　仁宗曰億爲國竭忠有君子之大節可拘以常典乎億
晚年頗留意釋典有文集一百九十四卷又別有西崑訓倡等
集又手錄時人所作爲儒苑時文錄數十篇　真宗嘗謂王旦
曰億辭學無比後學皆師慕之億文章有貞元元和風格
旦曰後學皆師慕億唯李宗諤久與之遊終不得其鱗甲謂其體弱
不宗經典云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也舉進士爲館陶尉入爲秘閣校理契丹
內寇　真宗北巡以筠爲太名府觀察判官與修冊府元龜書
成轉左正言直史館修起居注召試中書遷左司諫知制誥史
館修撰出知鄧州徙陳州入爲翰林學士初筠草丁謂李迪罷
相制既而謂復留命筠草制筠不奉　詔謂再相時　真宗久
疾謂寖擅權筠請補外遂以右諫議大夫知廬州　仁宗即

位復召爲翰林學士拜御史中丞已而數以疾辭進樞密直學士知潁州召入復爲翰林學士承　旨同修　國史兼龍圖閣學士出知廬州卒年六十一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與楊億齊名當時號爲楊劉三入禁林三典貢舉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始也性不苟合於時臨事明遠而所治尚簡嚴云

臣稱曰文章之難莫難於復古億與筠皆以文名于世然去古既遠時尚駢儷雖詞華之妙足以暢帝謨而議論之粹亦足以謀王體至於屬辭比事用各有當雖云工矣而簡嚴典重之體溫厚深淳之氣終有愧於古焉夫欲維持斯文使一變而復古必得命世之大才而後可也

戚綸字仲言應天府楚丘人也父同文字文約幼孤事祖母以孝聞從邑人楊慤受經慤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爲葬其三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慤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六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周人急所與交皆當世知名士楊徽之因使至郡多所訓倡及卒徽之與其門人謚曰堅素先生應天府民有曹誠者即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　真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云同文長子曰維仕至戶部郎中綸其次子也篤於古學喜談名教舉進士爲沂州簿徙知太和縣同文卒　詔令起復太和民險悍好興訟綸爲諭民詩五十篇言近而易曉老幼多傳之坐鞫獄失實免久之知永嘉縣有惠政　真宗即位楊徽之薦其文學醇謹除秘閣校理　真宗初置龍圖閣待制首以任綸累遷兵部員外郎

掌吏部選事方是時祥文荐降歌誦日興綸怨流俗託朝
廷嘉瑞事詐爲神靈木石之異幻惑愚衆如少君欒大者上
疏極諫　真宗嘉納之遷戶部郎中直昭文館擢樞密直學士
出知杭州發運使胡則李浦惡其修潔相與捃摭徙知楊州又
徙徐州遷左諫議大夫代還復知青州改鄆州復爲勸農使王
遵誨所誣奏謂其嘗訕　朝廷左遷岳州團練副使改保靜
軍節度副使又改太常少卿分司南京卒年六十八
梁顥字太素鄆州項城人也從王禹偁爲學禹偁頗器之舉
進士　太宗召升殿擢冠甲科爲大名府觀察推官遷右拾
遺直史館始趙昌言在大名顥在幕府昌言入爲樞密副使
坐　事罷顥亦貶虢州司戶參軍起知魚臺縣召還復
直史館爲開封府推官累遷左司諫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

真宗幸大名訪羣臣邊事顥上疏曰　陛下命將出乘秋備塞
大將傅潛奉　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遷延玩寇守陴閉
壘巽懦以自全銳卒精兵局束而不用以至胡馬南牧蹂踐河
朔此以賊遺　陛下者也　陛下赦而不誅則何以謝橫死之
民黜而不戮則何以恢用兵之略邪臣愚望　陛下於邊將中
擇有武勇謀畧取十人人付騎兵五千騎器甲全備輕齎粮
糧逐水草於邊上往復扞禦不得入郡邑亦不得一處相聚遇
有虜寇隨時掩殺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應緣邊州郡守城
兵帥即堅壁以待之遇遊騎近城掩殺虜寇即城內量出甲兵
援救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壘門免坐觀於勝負扞邊者不苟
依郡郭可行備於寇攘雖非良籌且殊膠柱也時論韙之除
知制誥遷右諫議大夫拜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卒年四十二顥

風姿粹美強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子固繼世推第一爲直史館早卒固弟適相　仁宗自有傳

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也幼者學與丁謂齊名王禹偁尤所題奬以爲自唐韓柳後三百年有孫丁也時人謂之孫丁舉進士開封禮部殿試俱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陝州召入直史館遷秘書丞京西轉運副使歷右正言改右司諫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勲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　宋興因之未暇革也何與起居郎耿望言其非制　真宗嘉納遂定三年磨勘進秩之法郊禮止加散官勲爵　真宗數訪以邊事何請擇將帥於文武之內參用謀臣凡奏邊防則宜陛見庭問以防雍睦關緣邊州縣有合救援處則皆以軍令聽其便宜令虜騎充斥糧運則宜輕齎疾驅凡此皆當今之急務也時傅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徇尋出爲京師東兩浙轉運使何方急頗事苛察日有捶楚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本褐之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又官屬罹譴罰者甚衆故從者依憑其威妄爲寒暑所至騷然加起居舍人景德初知制誥卒年四十四有文集四十卷弟僅

僅字鄰幾與何俱有名于時兄弟皆以進士冠天下士學者榮之初爲舒州推官復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第四等授光祿寺丞直集賢院景德初拜太子中允爲開封府判官擢右正言知制誥會永興擇守宰相以僅爲諳練民政乃命之然僅純厚長者治郡非所長也時　真宗作玉清昭應宮僅嘗游驪山作詩引用陳勝祿山事以諷爲讒者所譖進其

詩于　真宗　真宗讀其首篇有朱衣吏引上驪山之語
真宗曰僅小器也此何足夸遂弃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
不得聞人以爲幸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開封府出
知河中遷給事中卒年四十九僅性端慤中立無競篤於
儒學士大夫推其履尚云有文集五十卷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八

列傳三十一

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也舉進士稍遷秘書丞爲兩
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介舊恩以進致堯劾
其罪　太宗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徙知壽州再遷主
客員外郎爲三司鹽鉄判官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
來歸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爲寇　太宗遂遣繼捧往招之
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因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
真宗初即位欲以恩德來之許還其地使聽約束致堯以謂
繼遷反覆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　真宗知
其才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而宰相李沆不可乃出爲京西轉運使徙
知壽州西鄙兵久不解命張齊賢爲經略使致堯爲判官仍遷秩賜以金紫致

堯因抗疏自陳願不受章綬之賜　詔御史鞫其罪黜爲黄州
團練副使知泰泉蘇楊鄂五州坐知楊州日誤添月奉貶監
江寧府酒稅卒年六十六致堯性剛率喜言事前後屢上章
疏詞多激訐好纂録所著有仙凫羽翊三十卷廣中台志八
十卷清邊　要西陲要記十卷爲臣要記十五篇孫肇布
肇布宰相自有傳
肇字子固生而警敏年十二能文及冠游太學歐陽修見其
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入
編修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　英宗實録檢
討官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福明亳滄州進職直龍圖閣肇
爲治尚威嚴其徙滄洲也過闕　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
留判三班院肇上疏議經費曰　宋興承五代之弊　六聖

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
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二千九
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七十萬墾田四百
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
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職幕官州縣官
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
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
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
景德也郊之費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
誠　詔有司案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
可攷而知而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攷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
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

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什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ヒ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什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什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世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　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　乘輿服器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閔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　陛下之所難也已而再上議曰　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令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案　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已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乃總四十二百有餘至于今乃總一萬六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攷之殆三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

者歲不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略攷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 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 陛下試加攷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 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也哉 神宗頗嘉納之久之 手詔中書曰五朝史事宜付曾鞏遂以爲史館脩撰試中書舍人遭母憂卒年六十五鞏少孤奉母孝鞠養群弟妹甚有愛官學婚嫁一出鞏力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餘卷手自讎對雖白首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餘卷文集曰元豐類稾五十卷外集十卷 所爲文章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初與王安石友善安石稱其文辭以譬水之江漢星之斗 神宗嘗問鞏卿交王安石最蚤安石何如人鞏曰安石文學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 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不吝也鞏曰臣謂吝者安石勇於爲而吝於改過耳 神宗頷之呂公著嘗告 神宗以鞏爲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鞏以此不大用云

鞏字子開舉進士調黃巖簿稍遷 國史編修官進吏部郎中又遷有司郎中元祐初擢起居舍人實錄院修撰太皇太后受冊遵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御文德殿鞏言天聖二年兩制定議 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 仁宗特詔有司改文德殿蓋人主一時之制今 皇帝述 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

太皇太后當於此時特下 明詔揚 皇帝孝敬之誠而固
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冊則 皇帝之孝
愈顯 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兩誼俱得顧不美與 詔如
其言蔡確謫新州中書舍人彭汝礪草制不奉 詔而
諫官言汝礪實肇使之時肇已除給事中固辭請外以
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陳州又徙應天府入爲吏部侍郎
論南郊既去皇地祇位而議者欲夏至遣冢宰攝事則
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於事天則躬行事地則遣官非孟
者父天母地之義又議明堂配帝請復設五帝與昊天
上帝並祀徙刑部侍郎出知徐州數月徙江寧府紹聖初
知瀛州時元祐士大夫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吏官范祖
禹等以實録譏訕爲罪而肇以嘗與修降集賢院修撰
知滁州歲滿知秦州又徙海州 徽宗即位復爲中書舍人
上疏言治道在廣言路以言獎人猶或畏縮以言罪人人將
鉗口去矣會日食四月朔故事當降 詔求直言 徽宗命
肇草 詔詔下投匭者日千百人元祐士大夫再以 赦恩
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肇奏生者蒙恩矣死者未被
聖澤也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僚貶死未經叙
復者還其所奪官職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
以言 東朝與政被謫肇即上書以爲瓘昨者所論臣
雖不知其詳以 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
瓘以疎遠小臣妄意宮門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
謂狂也 皇太后有援立 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
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 清躬

不爲無累瓘以憂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 聖心保
全盛美忘身爲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以臣愚計
皇帝以瓘所言爲狂而逐之 皇太后以天地之量察
瓘之忠特下 手詔而留之則兩誼俱得矣兄布拜相以
親嫌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出知陳州 太原
府南京楊州定州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肇請與俱貶言者
繼之遂落職謫知和州徙知岳州貶濮州團練副使汴州安置
移台州卒年六十三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也舉進士爲利豐監判官知仁和
縣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 真宗過殿廬中一見詢
偉然以爲奇召試中書直集賢院是時契丹數寇河北
李繼遷急攻靈州 真宗銳於爲治詢上書請以朔
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 真宗然其言
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自請行 真宗惜之不欲使蹈兵間
詢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 真宗壯其言因遣
使羅支未至靈州沒于賊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於是屢
言西邊事 真宗益器其材欲以知制誥宰相李沆以
其躁競不可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 朝廷
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 真宗亦幸澶淵
盟契丹而河北之兵亦解天下無事矣詢既見疎不用流
落于外幾二十年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嘗知蘇濠
鄂楚壽郟六州又爲兩浙荆湖陝西轉運使坐事貶池州至天
聖六年復直集賢院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還爲龍圖閣待制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進樞密直學士遷左諫議大夫入

知通進銀臺司改翰林侍讀學士爲羣牧使遷給事中出知許州卒年七十八詢果有才而好名喜進既老又病足嘗撫其足詈之曰是中有鬼不令我至兩府者汝也有所愛馬亦嘗撫其鞍曰我固命薄矣汝豈無分被繡韉耶聞者笑之堯臣詢從子也以詩知名見文藝傳

臣稱曰曾致堯梅詢有應用之才而德弗稱　真宗雅器之而李沆以爲浮薄抑而不進真　用心要當如是哉　肇與肇以文章被近用爲時儒宗學者仰之布雖相蓋可貶云

錢昆字裕之吳越國王倧之子也隨俶歸　朝諸從子皆授官獨昆與其弟易願從科舉遂登進士第累遷至三司度支判官　真宗時知廬濠泉亳梓壽許七州爲治尚寬簡官至右諫議大夫以秘書監致仕卒年七十六昆善爲詩賦又喜草隸有文集十卷弟易易字希白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目中而就言者以其輕後而黜之　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　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會盜起劍南不果用復舉進士爲甲科爲光祿寺丞通判蘄州上疏曰　國之所重莫先乎刑刑不可不本於法不本於法則　二則暴二則下無所措手足矣古之肉刑者劓黥刖皆非死刑而尚以爲虐而絕之近代以來非法之刑斷截手足鉤背烙筋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肢分落而呻痛未息而謂嚴刑可戒於衆臣愚以爲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惟　陛下除之又　賢良方正科策入第四等除秘書丞通判信州

真宗封泰山獻殊祥錄遷太常博士直集賢院　真宗祀

汾陰易修車駕所過圖經轉祠部員外郎坐事監潁州商稅
歲中知開封縣　真宗幸亳州復修所過圖經遂擢知制誥
遷翰林學士卒年五十九易俊逸過人爲文數千百言頃
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集一百六十卷壽雲總錄一百卷洞
微志十卷子彥遠明逸
彥遠字子高以父任爲太廟齋郎大理寺丞復舉進士又
舉賢良方正策入等由太常博士授祠部員外郎彥遠
因災異上疏曰　陛下即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遊之
樂而前歲地震今歲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爲　陛下備
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
陛下苟能欽天之戒增修德業則宗廟社稷之福也古者夷
狄言語衣服與中國不同其來也不過驅老弱掠畜產而已
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
不如之往時元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又納款賜命則被
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袍恥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
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邪又湖廣蠻獠刼掠生民調發督斂
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尺寸之效惟　陛下念此三方之
患講長久之計以荅天戒則天下幸甚遷起居舍人直集
賢院卒年三十七子䰟
明逸字子飛亦舉賢良方正父子三人皆中制科世以
爲盛由殿中丞除太常博士通判亳州召爲右正言直集賢
院明逸言事希陳執中章得象之意以排杜衍范仲淹富弼
曰是三人者俱罷政事遂爲時論罪之進右司諫同修起居注
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坐尹京師無威望又考獄因凍墮

足以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揚青鄆曹四州加端明殿學士知秦州召還經筵爲翰林學士御史言其文詞不足以備職禁林罷爲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復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代還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修懿

勰字穆父以從父明逸任試將作監主簿稍遷國子博士舉賢良方正科召試秘閣不中除知尉氏縣元豐中爲左司郎中遷中書舍人元祐初知開封府遷給事中復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以繫囚別所遷就圄空出知越州易瀛州明年爲江淮荆浙路發運使召爲工部侍郎改戶部出知青州未至召還拜戶部尚書八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勰治京師有名紹聖初拜翰林學士兼侍讀鄭雍爲左丞以臺諫彈奏丐罷勰當批荅有羣邪共攻之語於是臺諫以勰爲欺誣遂罷知池州卒年六十四後入元祐籍云

藻字醇老吳越王鏐五世孫也舉進士又中制科爲人清謹寡過居守繩墨爲治簡靜立朝無矯亢之節亦不爲雷同處勢利淡如也人稱其長者　英宗爲秘書校理上書請　太后還政通判秀州　神宗時稍遷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直學士院除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遷翰林侍讀學士卒年六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九

列傳三十二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也祖郁嘗官鄂州家黄鶴樓漢陽人望樓上若有仙景一夕欽若生父仲華欽若少孤郁愛之郁後爲濠州判官嘗曰吾之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欽若舉進士甲科爲亳州防禦推官遷太常丞理欠憑由司奏蠲乾德至咸平逋負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以廣惠澤召試學士院　真宗覽其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富於文辭遂以右正言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欽若請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還　朝罷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既久又加大學士三年遷尚書左丞

知樞密院事　真宗既與契丹和寇準之功也契丹受盟而
歸準每有自多之色雖　真宗亦以自得也欽若深害之
一日從容言於　真宗曰澶淵之役準以　陛下爲投瓊與
虜博耳錢輸將盡盡出之謂之孤注　陛下寇準之孤注也
且城下之盟古人羞之而　陛下以爲功乎　真宗愀然曰爲
之柰何欽若知　真宗厭兵即譖曰　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
刷耻　真宗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之禍吾安能爲此可思其
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填服四海誇示夷狄然自古封
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然後可爲也既而又曰天瑞
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人力爲之者也　真宗久之乃可然王
旦方爲相　真宗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　聖意
諭旦宜無不可欽若乘間爲旦言之旦黽勉而從然　真宗
意猶未決也他日晚幸秘閣惟杜鎬方直宿　真宗驟問之
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也鎬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
耳其言適與　真宗意合　真宗遂意決於是　天書降
于左承天闕之上大中祥符初泰山父老請封禪遂爲經度
制置使兼判兖州又爲天書儀仗副使天書再降泰山欽若
以聞　真宗謂輔臣曰朕五月十七日夜夢神人來言當賜
天書於泰山祕不敢言今果與夢協出欽若所上天書再
降祥瑞圖以示百僚欽若又言至嶽下兩夢神人顯增建廟
亭　真宗從之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祀汾陰復爲
天書儀仗副使遷吏部尚書明年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初
真宗議立　皇后參知政事趙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
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　真宗雖不樂亦不罪也它日與欽

若論古今之長者大臣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趙安仁
長者也安仁昔爲故相沈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
真宗默然始有斥安仁之意矣安仁既罷王旦欲引所善
李宗諤參知政事嘗以告欽若欽若唯〻宗諤家貧祿
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甚多欽若知之故事參
知政事謝日所賜之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王
旦私錢不能償且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非
爲國計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聞　真宗不許欽若因薦
丁謂〻遂參知政事欽若與謂及劉承規陳彭年林特交通
蹤跡詭異時以五鬼目之七年爲天書刻玉使馬知節
與欽若同在樞府知節惡其爲人不相高下因詆其短爭
於　上前由是罷樞密使八年復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天
禧元年上　玉皇尊號遷右僕射尋拜左僕射兼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初　真宗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遇
陛下恩禮已隆且兩府任用亦均臣見　祖宗朝未嘗使南
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
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及旦罷　真宗始相欽若三年人有
言其受金者欽若於　上前自辨乞下御史臺覆實　真宗
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爲人辨虛實耳欽若皇恐因求
出藩會商州捕得道士譙之易蓄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
甲神而欽若贈之詩故罷爲太子太保尋判杭州踰年復
資政殿大學士資善堂侍講進司空既而除山南東道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以疾不俟報赴　闕降司農
卿分司南京　仁宗即位復秘書監改太常卿知濠州遷

刑部尚書知江寧府　天聖元年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進司徒封冀國公薨于位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穆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視天文有紫微字又嘗於蜀褒城道中有通刺字未暇視而與之相見告欽若曰異日位宰相既去視刺字乃唐相裴度也自此遂喜神異事且撰文以紀之　朝廷有所興作必委曲遷就以合上意　真宗作喜雪詩誤用旁韻王旦欲白　真宗欽若曰　天子詩可校理以禮部格耶旦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他日　真宗謂輔臣曰前日所賜詩微欽若幾爲衆所咲與楊億等同撰策府元龜有褒詔則自爲表謝譴問則戒吏云第言億等故馬知節面斥其姦罔　仁宗亦謂王曾曰欽若所爲真姦邪也五子皆夭以從子寅亮爲後欽若平日撰述有天書再降泰山祥瑞圖圖簿記形管懿範天書儀制翊聖傳　聖祖事迹羅天人醮儀廣聞遷叙圖列宿萬靈朝真二圖共數百卷多述神異之事云

臣稱曰帝王之功業未始不成於艱難多事之時而肆於安逸無事之日　真宗之初北有契丹之彊西有繼遷之患真宗既已馴服二虜天下無事欽若乃首爲天書之說自是封禪之禮行而祥瑞興矣雖曰褒功頌德以歸美于　上是豈忠臣之所當然者與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詎可忽哉

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也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比之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而謂占第四自以與何齊名耻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

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尚何言爲大理寺評事通判
渝州踰年直史館爲福建路轉運使初置龍焙歲貢團
茶咸平初爲三司戶部判官峽路蠻擾邊會分川峽爲四路
謂領夔州路轉運使措置蠻事作誓刻石柱境上其後又入
寇委其酋領討平之居五年入爲三司鹽鐵副使擢知制誥契
丹入寇謂知鄆州虜騎稍南民大驚趣揚州渡舟人邀利不時
濟謂斬死罪囚于河上舟人懼不復稽阻又令廣旗幟擊刁斗
聲振百餘里於是契丹亟走明年召爲三司使加樞密直學
士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謂因言大計有餘議遂定謂
機敏有智謀在三司案牘有差老吏不能曉者決以一言
皆中其理　朝廷每有營造莫不兼領凡奏祥瑞事皆
謂與王欽若與焉初議建昭應宮也　真宗命謂經度

謂欲侈大其制近臣多言其不可者　真宗以問謂謂曰
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　陛下未有
皇嗣建宮於宮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群臣不知　陛下此意
或妄有沮止願以諭之既而王旦密上疏諫止其役　真宗諭
之如謂所對旦遂不敢復言五年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明
年朝謁太清宮爲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又爲天書刻玉
副使再遷兵部尚書九年除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間
徙鎮保信復以吏部尚書爲參知政事改樞密使寇準罷相
真宗既已相李迪未幾亦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
館大學士　真宗疾久頗艱於語言　皇后與政準爲
相時議欲請　太子監國準既罷楊崇勳告內侍周懷政
謀殺謂等復用準謂微服夜詣曹利用謀之遂誅懷政

貶準安州再貶道州司馬王曾爲參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恐亦不免也曾蹶然而懼其後　真宗欲令　皇太子聽政　皇后裁制於內以二府兼東宮官遂加謂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爲李廸斥其姦遂與廸俱罷相謂尋知河南府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謂之進皆允恭之力至是以允恭傳宣以中書關人權留謂發遣謂因此直入中書召堂吏索文書閱之來日與群工同奏事真宗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謂傳詔召當直學士劉筠草復相制筠曰命相必面得　旨果爾今日必有召制乃可爲也謂無如之何乃命他學士草制遂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太子少師謂既復相尋又加司空封晉國公

仁宗即位　章獻后臨朝進司徒兼侍中爲山陵使允恭既有力於謂謂德之故遣允恭修陵域允恭惑司天邢中和妄言移皇堂於東南二十步王曾具奏其事以謂擅易陵寢意有不善語在允恭傳允恭既誅謂罷相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謂次子圯與女冠劉德妙通出入謂家謂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圯除名籍其家自參知政事任中正等十數人皆坐貶始寇準責雷州時謂與馮拯同在中書謂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謂忽自疑語拯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拯唯唯而已謂乃徐擬雷州至是謂貶拯遂擬崖州云初謂之復留也貶李廸於衡州宋綬知制誥草謫詞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詞既上謂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罹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綬猶掌詞命

即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謂在朱崖凡五年嘗以家財與土人商販蠲其息其人問所欲謂曰欲煩齎家書至洛陽爾仍戒其人曰俟有中貴人至與留守宴即投之其人如教留守得之大驚不敢拆其書遂奏之乃謂作陳情表假家書以達之也其表叙其受遺冊立之功有云臣有彌天之罪亦有彌天之功　章獻與　仁宗覽之惻然遂徙雷州又三年徙道州復秘書監致仕居安州又徙光州卒年七十二謂性憸巧而善談笑在朱崖嘗問客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作崖州司戶參軍則崖州爲大也聞者絕倒先是謂逐寇準京師爲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及謂得罪人以爲報云

馮拯字道濟河陽人也少時以文謁趙普普見而奇之謂曰子位與壽他日我若也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峽州稍遷度支判官淳化中與尹黃裳王世則洪湛伏閤請立許王元禧爲皇太子　太宗怒出知端州久之徙鼎州道路通判廣州會母亡請內徙得知江州入判三司度支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西北用兵拯論大將王超傅潛在定瀛觀望玩寇　陛下不見杜重威之事乎後超等果以逗撓覆軍擢樞密直學士爲河東河北安撫副大使明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景德初改工部侍郎僉書樞密院　真宗訪以邊事拯以謂備邊之要當須扼襟喉據險隘以制敵之衝若於保州威虜閒依徐河以布陳裹糧其勢足以決勝今防秋請定州北唐河增屯軍馬至六萬爲大陳邢州置都總管爲中陳天雄軍鈐轄爲後陳而罷莫州狼山兩路屯兵從之明年爲參知政

事累遷工部尚書引疾丐罷以刑部尚書知河南府除御
史中丞又以疾除戶部尚書知陳州　真宗問王旦曰拯屢求閒
郡何也對曰馬知節嘗薄拯拯志在旌節不敢請大藩也明年再
知河南天禧四年入判都省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密
使尋加左僕射中書侍郎居相位兼太子少傅集賢殿大學
士進左僕射封祁國公　仁宗即位遷司空兼侍中與丁謂
同爲相謂獲坐陰祈拯營救　時章獻欲殺謂拯言　上
初即位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得不誅而竄之未崖拯有
力焉謂既得罪拯遂代謂爲司徒昭文館大學士充山陵
使拯嚴軍中人傳宣至中書未嘗與坐上章請罷拜武勝
軍節度使兼侍中判河南府　仁宗遣內人撫問還奏其
寢處皆儉素無他飾　仁宗因賜以衾裯及錦　屏
然拯平居自奉極於侈靡也年六十六贈太師中書令
謚文懿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

列傳三十三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人也其父諫明經及第至右補闕換崇
使利用少有志節讀書略通大義以諫遺恩授殿前承
班殿直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景德初契丹南牧　真
宗　相寇準計親御六軍度河兵始交而斃其貴將達覽契
丹　和意　朝廷知之是時利用適奏事行在以利用使
于　真宗欲召問以觀其志於是樞密使王繼英曰利
用　君命雖死無所避即日授閤門祗候假崇儀副使
奉　真宗曰契丹如貪歲賂乃　國家細事或求關
南之地　絕之利用對曰虜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
真宗壯　利用見虜果首及關南地利用曰若歲求金帛

以助軍之　臣議或不同割地之議死不敢聞其政事
舍人高正始曰舉國而來不得關南止得金帛誠媿見國人利
用曰若爾則兩國之兵未有休時矣虜度不可屈遂決通好之議
而與報使韓杞同至復致書幣以往許其和好仍歲遺銀絹三
十萬使還　真宗在帷宮方進食未之見內使問所遺利用曰
此幾事當面奏　真宗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
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曰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　真宗失聲
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迫利用具聞其語既對
真宗亟問之利用再三稱死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　真宗曰
幾何曰三十萬　真宗不覺喜甚利用之行也面請所以遺
虜

四年宜州軍校陳進反命利用爲廣南安撫使賊平遷引進使
累遷嘉州防禦使鄜延路兵馬總管大中祥符七年拜樞密
副使久之加宣徽北院使改同知樞密院遂知院事天禧中拜樞
密使加同平章事　皇太子權聽軍國事議令輔臣兼東宮
官　真宗出制書榻前宰相李迪面斥丁謂姦邪利用馮拯
皆有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若捐軀入不測之
虜迪不如臣　卒以利用兼太子少保進右僕射封韓國公
仁宗即位加左僕射兼侍中武寧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天
聖三年加司空　國朝故事叙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
又次之初曹彬爲樞密使兼侍中位在宰相李沆下及王曾
拜平章事利用爲樞密使兼侍中乃令利用班曾上然中外
深以爲失至是曾拜首相曾與利用告謝而利用爭班閤門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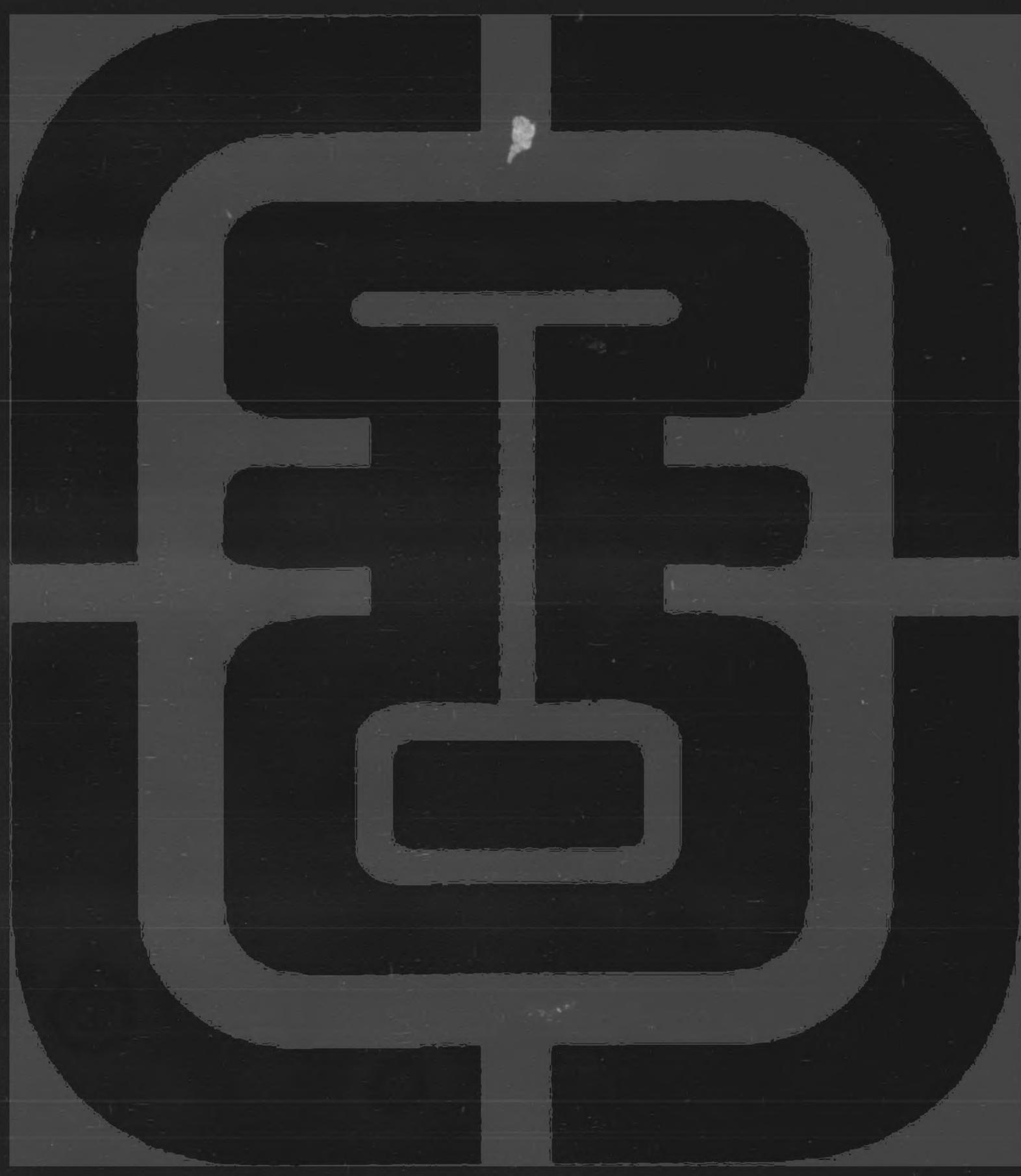
請班首姓名曾抗聲曰但言宰相王曾以下告謝班始定而利用寖不說時張知白爲次相見其不平之意終推利用班其上　仁宗令樞密副使張士遜勉諭之五年改封鄆國公明年改鎮保平又明年其從子左侍禁汭爲趙州監押趙人告其逆謀遂罷以本官兼侍中判鄧州及汭誅降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宮公用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至襄州內臣楊懷敏逼使自縊以疫暴卒開寧五十九利用既居大位遂肆驕縱　章獻臨朝威震天下利用奏事簾前頗不祗肅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以示　章獻曰利用在　先帝時敢爾耶　章獻雖銜怒然亦嚴憚之稱侍中而不名利用多裁抑貴戚宦官而親舊或乘間獲進故不免禍既死人或以爲寃贈太傅謚曰襄悼

張耆開封人也年十一事　真宗于潛邸及　真宗即位授西頭供奉官擢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咸平中契丹犯邊耆爲天雄軍鎮州定州鈐轄契丹圍望都耆率諸將從間道往至則城已陷遂與虜戰身被數創擒其一將會王繼忠沒于陳耆言天道方利用兵先人有奪人之心宜悉師以伐胡闢土彊國在此舉矣遷昭州團練使爲并代路鈐轄召對承明殿　真宗曰朕欲守澶州橋而難其人汝能爲朕行乎乃以爲駕前西面鈐轄又爲東面鈐轄耆嘗受人金或言其事降供備庫使潞州兵馬都監久之遷團練使改英州防禦使從　真宗東封除齊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是時盛興宮室人皆爭奉符瑞丁謂王欽若主其事無敢議者耆毅然謂土木之役不足以承天意遷相州觀察使馬軍都指揮使從祀汾陰授威塞軍節

度使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天禧三年罷判河陽居久之除同
平章事判陳州歷定國河陽三城武寧鎮安淮南五鎮判壽州
徙河陽天聖三年拜樞密使封岐國公耆初名旻至是改焉加
右僕射兼侍中又進封鄧國公又歷泰寧山南東道昭德三
鎮　章獻崩加左僕射改鎮護國出判許州遷襄鄧二州進封
徐國公又徙河陽許陳壽等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其子得一知貝
州妖卒王則反不能死又爲之用既而坐誅而耆欝欝不得志卒
年七十五贈太師兼侍中謚曰榮僖耆爲人有智數　真宗嘗使
讀論語左氏春秋又賜以宸戒二十條及聖政紀冊府元龜故
通知傳記至於星曆術數之學無不傳習其言邊事或衆
緯變見多中　章獻在壽邸時嘗出寓其家故臨朝待耆
尤所優寵賜第省西北七百楹後言者以樓下瞰郊社乃毀
之前後賜予不貲欲其財之不出故爲曲欄積百貨與羣婢貿
易其有疾者親診視收其藥直御諸子見嚴一見之即出之
外舍然供饋僚屬頗厚也耆之諸子得一既以背叛誅而誠一復
以凶惡著誠一任樞密院副承旨時嘗開耆之棺槨掠取財物
解父所繫排方犀帶後任觀察使爲諫官論列責官而卒曾
孫叔夜克戩克公各別有傳
楊崇勲其先蘇州人也父全美仕　太宗爲殿前指揮使
崇勲少以父任爲東西班承旨給事東宮　真宗即位授左侍
禁累遷至四方館使寇準罷相　真宗寢疾　仁宗在東宮
入內都知周懷政謀奉　真宗爲太上皇傳位于　仁宗而
復相準崇勲告其事遂誅懷政擢崇勲鄧州觀察使辭不
拜以內客省使桂州觀察使兼群牧使屬天下久罷兵有言

鬻廐馬者崇勲曰馬者兵之用而戰之備也雖無事其可去耶議遂格　仁宗立拜章德軍留後知陳州爲殿前都虞候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使崇勲嘗詣中書白事屬雨崇勲穿泥鞾登政事堂宰相王曾劾其失　詔送宣徽院問狀翌日曾請傳　詔釋其罪　章獻后問其故曾曰崇勲武臣不知　朝廷之儀舉奏者宰臣所以振紀綱寬釋者　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愛歸於上而威令肅於下矣徙鎮鎮南拜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又徙定武山南東道二鎮拜樞密使明道二年加同平章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判陳州崇勲既加使相而論者以爲寵太過周懷政之弟懷信訟崇勲誣告其兄乃罷平章事知壽州慶歷三年契丹將渝盟以崇勲判冀州既而老不任事徙判成德軍又徙鄭州以左衛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年七十贈太尉有司謚曰恭密　詔更爲恭毅崇勲口給狡桀喜中傷人而於御軍頗有法云

臣稱曰曹利用奉使虜廷有勞　國家驟膺柄用權震　人主而不能以謙自牧卒罹不測之禍天道福善而禍淫可不信哉

者崇勲材質庸下致位將相蓋出幸會云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